

扶余文史资料

第七辑

(人物专辑)

政协扶余市委员会文史办

前 言

这一辑《扶余文史资料》是人物专辑。是我市文史资料工作走向专题化、系统化的开端。

扶余是个古老的城镇，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就人物来说，在各个历史时期，不论是在军界、政界、商界、还是文化、教育界……都曾涌现出很多的出名人物。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更有无数革命志士，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有着很多震撼山河的可歌可泣的事迹，需要我们把他们如实地记述下来，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当然，还有反面人物，也同样需要我们记述下来，留给后人明辨是非。

这一期，算做抛砖引玉，愿有志于文史写作者拿起笔来，把你所知道的历史人物或事迹写给我们。

我们还将陆续出这样的专辑。

目 录

1、教育耆老——纪文元·····	关士杰	(1)
2、王庆淮生平述略·····	徐达音	(19)
3、扶余名医王立德·····	来益安 张敬芳	(36)
4、扶余士绅付心一·····	高俊峰 李士平	(44)
5、姜伯和的几件事·····	<u>杨长明</u> 张功颀	(47)
6、关于可绍轩·····	张功颀 李士平	(53)
我所知道的可绍轩·····		(53)
最后一课·····		(54)
7、汉奸吴焕章·····	郭闻奇	(56)
8、关于杜国华·····	郭闻奇 郑国祯	(62)
扶余劣绅杜国华·····		(62)
我收杜国华壮膏税的一段往事·····		(69)
9、伪满日本特务冯国玺·····		
·····	张功颀 高俊峰 郑国祯	(71)

教育耆老——纪文元

关士杰

一、背井离乡闯关东

纪文元字奎五，山东即墨人，生于清光绪年间。幼时好学，喜听人讲古论今，入塾后，益发勤学不倦。惜家境贫寒，只读一年书即行辍学。这件事，使这个好学的儿童，在心灵上蒙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仍不甘心。

家中老人，亦颇为忧虑，便千方百计地托朋靠友为其早日完婚，以安其心。孰料这付药下的不对症，反而益使家计日窘。这个性情火爆的青年，岂肯坐以待毙。一日凌晨，他毅然离别了家门，只身一人，步行至青岛码头（一说在烟台），欲乘船去大连（一说是牛庄），来闯关东。

这天中午，他随人群来到了轮船上。傍晚，船工收了跳（板），船上人等不准再行上下。不多时，来了几名验票人，纪无钱买票，被带到船楼，接受船长审讯。船长是德国人，他认为纪乘船不买票，是个坏人捣乱，对纪百般刁难，扬言要把他抛于大海，以儆效尤。后经船工人等出了个主意，叫纪在船上作些苦工（挑煤），才免遭大祸。

船达大连港后，纪随乘客们上了岸。因其腹饥体寒，无力行走，忽见面前悬一店幌，他喜出望外地走入了店中，要求留宿。店主东一见其状，频频摇头，执意不肯收留。纪

虽再三说明、恳切相求、怎奈东家置若罔闻，这时感动了旁坐的那位帐桌先生赵某。他见纪委实可怜，听口音又是山东同乡，便开口向店东进言道：“这个远道而来的穷山东凄惨漂流，衣单体弱，请东家本善好生之德，留他暂住一宿吧！若使他睡于灶旁，也不妨碍其他店客，你老看行不？”店东思忖一会儿，才勉强点点头。

夜间赵先生送一些饭菜，为纪充饥，顺便又细问一下纪的身世，纪如实叙述了，并申说一遍自己求学心切之情，赵深为感动地说：“圣人之道不可不闻，先贤之言不可不知，风俗人情，处处皆学问，久困家园既无力维持一家温饱，亦不能实现酷爱读书之愿，何以开茅塞？你闯关东为了闯出一条新路，我同情你的自强自立的意志。唯目前食宿已成难题，言何学业！你若不嫌，我愿尽力，保你留下为一学徒，白吃白干，我们乘机互相琢磨，学习五经四书以待别图，你意如何？”

纪一听有机会学习，十分高兴，便欣然应允。店主东见利，当然心喜。从此两人便日夜抽空学习，天长日久，得益非浅。

光阴荏苒，不觉一年已过。一日店主东欲为市内某巨商之母大寿送份贺礼，命赵先生撰写贺词，赵交纪试作，纪本着母慈子孝之意思索一番，便令笔成文，该文被巨商观看后，乃大加赞扬，便问店主东：

“此联何人所撰？”

“为我店纪文元所出。”店主回答。

“可否请来一叙？”

“这很容易，可去人持我名片至小店通知一声便妥。”待纪至，主人让于上座，殷勤招待，宾主互致寒暄后，

主人道：

鄙人久思为二公子请一位高师成馆，奈久不得其人，今见先生文采出众，学问渊博，不知能否屈尊来敝舍授教？

纪虽好学，但不敢轻为人师，因此谦虚地说：“蒙先生高爱，唯学生才疏学浅，实不敢担此重任”。此时赵先生亦在座，他站起并说：

“我与纪先生相处年余，深知他的书底深厚，教启蒙之学，更是绰绰有余。”说完，回顾纪曰：“能得英才而教育之，乐事也，何必过谦？我愿代为承允。”

纪被迫出为人师。他自觉所学有限，只得边学边教，有疑难处，幸有赵先生的帮助，学馆一切尚属顺利。教过两年后，自感力不从心，不能继续教了，否则误人子弟，问心有愧。于是向东家提出辞呈。主人也体量到内情，乃备筵为老师饯行，纪由此径往船厂（吉林市）而去。

二、鞠躬尽瘁为教育

1、在吉林师范学堂

纪文元经过两年教书，深深感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深切含义。于是他一到船厂，便急忙赶到了这个地方的最高学府师范学堂，欲求师深造。他默默地站在一个教室窗外静听老师讲课，数日后，引起了师生们的怀疑。乃纷纷前来盘问他。他把自己求学若渴的心情向师生们讲了，并恳求留他在堂内当一名不要工资只供给他食宿的堂役（校工）。经堂长的批准，纪又开始过那勤工俭学的生活了。有了师生们的大力支援，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习各门功课，扩大了知识面，因而进步很快。纪在文学上的造诣逐渐得以提高，在一次全校学生作文会考上，纪文元名列前茅。这一出类拔萃的成绩轰动了全堂，师生们对他更加敬重了。经堂里研究，

准纪为正式学员。

宣统元年，新城府公立满蒙文两等小学堂来省师范聘请老师。堂内师生公推公文元应聘，并发给一张毕业文凭（证书）。从此纪便来到了新城府，真正地开始其舌耕笔耘的生涯了。

2、在扶余满蒙校

据扶余县志记载：扶余满蒙私立小学校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原名新城公立满蒙文两等小学堂。……宣统元年七月，吉林法政毕业员州同职衔贡生魁文任该小学堂堂长。迨宣统二年正月，因魁文校长（堂长已改校长）辞职，由本校学董公推纪文元为校长兼教员。

原该学堂系文祥偕邑绅傅广、塔清阿、翰章阿数人所发起创设。其一心竭力维持之者，在前维文祥、在后持付广同纪文元。

校内学生汉人占四分之三，满蒙生占四分之一。以前曾教满蒙文，民国立，不学满蒙文而满蒙校之名仍保存之。

纪接校长后，独居于校楼下中间门内的半间小屋中，这里是宿舍兼办公室，室内陈设极简，有床铺、桌椅、茶具、钟、镜、文房四宝等。冬季安一小炉，奄奄炉火，室内仍有寒意，有的学生，为之多添些木料，校长忙止之说：“这样就行了，你们教室不也是这样吗？”

校长就在这半间小屋里，伏首卷案十几年，每周批阅三个高级班、两个初级班二百余名学生的作文。校长记忆力强，在检阅中，发现某老师在批改上有优、缺点，都能当着众人面前，提出某某老师在批改作文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天长日久，大家在批改作文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学生也间受其益了。

由于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学生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满蒙校的学生成绩在全县几次会考中，都是名列榜首的。毕业生进考吉、长两地的中学、师范时，均受到了欢迎。因而邻县的大赉、肇州等地学生，也多前来寄宿攻读。正如校歌中所写的：“永为国家造英才，校誉蒸蒸日上。”

满蒙校校院宽大，重楼巍焕，杨柳垂青，春夏之际，花香鸟语，景色宜人。早晨步入校门，总看到老校长的室内灯明。啊，他年老了！怕夜间忘了炮灯？偷着看看，哎呀！这不是校长披着衣服在批阅吗？身教甚于言教，学生们谁还能不认真地学习？老校长走出来，当他看到教室内，花前树下，三三两两，有写有算，有讲有读的勤学苦练的景象时，他那总板着的脸上，也欣慰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课后学生们跑出教室，到庭院玩耍，玩扑的、下大鞭、老牛赶山，下联走五道等，还有拍球、跳绳、踢毽子的。最主要的是踢行头——是自己用皮子缝的球。放学后与星期日玩的最欢，分成两队，划上边界、球门，来玩的人个个擦拳练腿、跃跃欲试。正在大家踢得兴高采烈、汗流浹背，真是龙争虎斗、难分胜负时，有位身穿布袍，头戴帽头，背着干在场外踱着脚步的老人，他在看球，有时叫一声“好球！”这就是纪校长又给我们助兴来了。

老校长是爱校如家的，他既注意了启迪人们的知识，也留心着美化校院的环境。原满蒙校的校舍，是建立在清时的演武场上，那时这里除八旗兵定期演习跑马射箭以外，便空闲起来，杂草滋生一片荒芜。老校长率学生披荆斩棘地来建校、品尝了艰苦。尔今校庭的榆、杨、垂柳，楼前的玫瑰、丁香，都是师生亲手栽植的；平坦的庭院与操场是师生平整的；倒垂的柳树是老校长由山东家背来的苗木，现在它的根已深

深扎在扶余的土地里。山东的树也和山东的人——纪校长一样在这里扎根、落户了。他在这里舌耕笔耘了一辈子，他得到的极大安慰是那桃李芬芳誉满园啊！老校长在此办学后，有感于衷，亲写一首校歌，词曰：

溯吾校建设之基，清时演武场，
披荆斩棘兴教育，艰苦以倍尝；
重楼巍焕杨柳垂，规模何宏壮；
永为国家造英才，校誉蒸蒸日上。

每逢开学、结业典礼上，师生们总要高唱这首歌的。

3、在扶余中学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满蒙校受县令成立了一个初中预备班，学期半年，准备秋季编入新设的扶余县初级中学里。预备班专学数学、语文两科。数学由吴古谊老师讲授，语文则是由山东重新请回来的纪文元老师担课（纪为父丧曾回山东）。教材选用《古文观止》。记得第一堂课讲的是《“捕蛇者说”》。一些人初听山东语调弄不明白，过了几周后才逐渐适应了。纪老师对学生要求严，都用心听课，作文用毛笔写，全班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构思、抄写，初次交去的作文，多数人都得三十分。这使那些过去对语文自负的学生，吃惊非浅。都开始觉察到自己的成绩，距老师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我进入扶余初级中学，纪老师教我们语文。当时除讲教育部规定的语文教科书外，还选读一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以及他自己著的《识途记》。三种课本都要四讲、背而，朗读时讲究“气和调”。要随文章读熟了，内容理解了，再读时就可自由运气了。

班中同学秦吉太被称为纪老师的大弟子，他背过书来，

闭着眼，晃着头，高声朗读，时缓时急，时而有如信步闲游，无拘无束，气缓语低；时而有如万马奔腾，势不可遏，一气呵成。他读一篇文章后，颇感精神舒畅，若有所得。晚上纪老师总要在灯下批改作文，不少住校同学蜂拥窗外观看，见老师对每篇作文都是从头至尾先看一遍，然后思索片刻，提笔再改，每逢佳句，即用笔圈之于旁，抹掉累赘语句，有时一涂到底，叫做“通天柱”。每段有眉批，每篇有总评。同学们说：“老师批的详、改的狠，有圈有柱地，无柱不通天。”

东北易帜后，鲁迅、陈独秀的白话文著作，纷纷传播过来，多数同学被新文化所吸引。认为当时的国定语文教科书，文言文多，白话文少，语文纪老师又加讲什么《史策》、《左传》等古文，以为重古轻今，不合时宜。因此不愿认真学习。后来一些人升学了，进一步理解到白话文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学习白话文肯定是正确的。不教不学是不对的。而一些古文也并非都是糟粕，大学中文系还要重点地学它，所以完全否定古文也是不对的。但对那旧式的、呆板的教与学的方法则应改革。

4、在家设馆

伪满时纪老师的家在庆余东北营子，院落不大，倒也整洁，室内设置简单，但布置得当。他家的门上贴有这样一幅对联：

茅屋三间，破门两板，

旧书百本，秃笔一支。

虽系白话，亦近事实，家境虽贫，不等于处处龌龊。为了美化环境，院内植有黄杏、垂柳各二、三株，春夏之交，则是：

粉红的杏花，迎着阳光的映射，开得分外鲜艳，

淡绿的垂柳，随着春风而摇曳，显得格外妖娆。

在这清静幽雅的民宅内，时而透出朗朗书声，怎能不令人为之精神一振。老师于扶余中学退职后“当地绅商子弟多往其家求教，常达二十余人，挤满了里外屋。老师仍不惜余力，谆谆教导。据其孙女纪素芬讲：“爷爷辞职回家后，仍常年有学生来学，爷爷对他们的听、说、写、读的要求非常严格，时常见到爷爷对他们的学习情况不满而生气。可是学生们却愿规规矩矩地听他的教诲……。”老师有病了，直至卧床不起，亦不愿他们停课。学生们关心地劝老师，暂停几天课，要老师安静休息一下。老师的回答：“只安我有口气，就不忍你们辍学！”果如其言，直到西屋的噩耗传到东屋（教室）时，这书声才停，而哭声起了！学生们大为哀痛。他们在哭前默哀，久久不忍离去。市民问讯，群来吊唁。多人睹景生悲，不觉泪下。出殡之日，送行者拖满长街。受其教育者哀叹曰：

吾师性情刚强，教育有方，自食其力，艰苦备尝。

关心学生，无日或忘，尽力校务，年老不荒。

不畏权贵，不惧风霜，引儿自立，训子周详。

见义勇为，慷慨解囊；回溯往昔，悲痛异常！

老师一生酷爱文学，著有《识途记》、《鸿雪印》、《汉学初步》、《儿童话》等书。

《识途记》曾做为本县的高小、初中的辅助教材。

《汉学初步》《儿童话》也被县塾师做了启蒙教材，此外还常写碑文、传记、对联、挽联等。记得他挽当地名医魏溪河大夫：生地熟地共仰灵山，岂独没药防己。

车前马前未随远志，是以当归不留。

联此登于《盛京时报》，又一次，初春户外大风，一孝子走入教

室，向纪老师叩头报丧，并求为其父写一挽联，老师问明情况后，便拿起一支粉笔，书于黑板上，

白茫茫这场春雪，也为长者吊孝；

黑洞洞是条死路，到底哭活谁来。

三、慷慨解囊助乡里

民国以来，各路军阀不断在山东作争夺战，尤其是在民国十四年间，山东混世魔王张宗昌统治鲁省时，苛捐杂税、兵饷军粮，把民间钱粮搜刮殆尽。加之天灾虫害，百姓无以为生。于是山东的难民常常出现在扶余街头。纪老师耳闻目睹老家人的现状，能不伤情？此时他常常解囊相助，并常向同乡好友刘经山老先生（当地书法家）以及满蒙校的老师们叹道：“山东又不好过了，天灾何日了，人祸几时休！虽曰天害，实属人为。其执政者，谁以百姓为重？熟不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不念及此，言何国富民强！”老师对乡情、国事非常关心。自其出走之后，家人念其缺钱少衣，是否已做他乡之鬼？久无信息，令人忧心。老家的远亲近友常来问讯…。

纪老师只身出走，把妻子留在老家，她每日忧郁不安地想：人死未见尸，活着不见音，真个闷死了人！此时庄里人皆以寡妇看待她了。她不甘心，但也不好分辨。只能依山东老规，穿上素服，寡言笑，少串门，显然不如有关之妇那样随便了。人家有红白喜事，她也不敢抛头露面，真是啼笑不敢作人难哪！

民国十四年的一天，纪家门口，忽然有人喊道：“老纪家、你家的人回来了！”

屋里人正在发怔，外边人已走进门口了。纪妻一看，：“呀！”的一声，昏倒于地。经过呼叫后，她对丈夫开口便问：“你是人是鬼？”原来她以为活见鬼啦！

纪校长归乡后，见母亲体弱多病，发妻操办家务劳累，自觉心愧。听说近十年来，家中事亏得庄里相助才能免强度过，甚为感动。为了答谢，便到各亲友家拜访。见各家生活现状都很困难，他忧心如焚，就把自己在关东多年简衣缩食积蓄的银元，按户分送一元，至贫户再加一元，乡亲们感怀于心，互相议论：文元在外教书，薪水不多。俗话说：

“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可见教书是贫苦的。在历史戏剧中扮演老师的都着青帽蓝衫，腰系丝绦，足穿白袜云鞋，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叫“穷生”，显而易见老师的生活太贫寒了。今天他能每户给出一枚银元，这分量可不轻啊！我们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呀！

待其母去世，纪校长重返扶余，老妻便跟来了。至伪满时，她病死于扶余。临终时，再三嘱其子女，要把遗骨运回老家！闹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孙子熙尚，孙女素芬借战斗队派他们外出串连之际，顺便将祖母遗骨背回山东即墨。当兄妹二人向老家村政府联系时，干部们众口同音地说：这是赈济过我们的纪校长老妻遗骨，她眷恋家乡，可以安葬。并且支援了砖、水泥，为之立一记名标桩。

四、克勤克俭树家风

纪氏家风本于“严以克己，俭以克家”。故家人无论男女老幼各有活干，不准吃闲饭，饮食起居有规律，生活有规矩。纪老师本人讲书、看书有定时。平日少闲谈说笑，有客办事，不拉长谈，力求简捷。如留客用餐，常有摊黄菜，两人量，每次用四个鸡蛋。吃完时主人则告之于客：“这次未吃好，下次再补吧！”人们都晓得校长有话就说，概不掩饰，对他的举止行为以及言论等等都能体谅。

三年前，他的孙女素芬又向我介绍了几个事例：“平日

爷爷对奶奶不好笑、寡言谈。可是奶奶死时，爷爷却腰系白布带，敬酒于灵前，再祭再奠，心情非常沉重。爷爷亲写一挽联，挂于奶奶灵前，词曰：

“爷家米盐犹卿所购来也，吾身衣履犹卿所手制也，睹物伤情，使我老泪难尽。

死后门庭谁助吾整理之，凡诸儿女谁助吾教育之，任重道远，羨君早死倒得休。”

2、爷爷虽无精神，曾嘱咐我们：吾死之后，不准烧纸，但可奠酒！

3、爷爷在前郭旗的儿子，有房有钱，几次接他去前旗居住，一切不操心，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在扶余教学，说是人要自食其力。

4、爷爷要求子女太严了，家里供我二叔去北平志成高中读书，说准毕业后考不上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几个驰名的大学，不可回家见他。逼得二叔只好在外谋生。光复后他参军了。现在是军官。

5、伪满时爷爷对我两个哥哥教管虽严，但不惜用钱供他读国高（伪满的高中），念师道大学（即师范大学）。这也是他指定的学校。现在只有一个哥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师院任教。

6、我自学校出来后，参加了八路军、现于辽宁省总工会担任宣传工作，也属教育工作，爷爷如活着，也会喜欢的。

7、我记得每年给爷爷送食品的很多，我们总是吃不到新鲜的，如八月节的西瓜、月饼，在仓房放着，眼看月饼硬了，西瓜快坏了，才拿给我们吃。也有送点大米、白面的，我们只有年节才可吃到、平日改善生活吃点荞面就算不错了。”

但在扶余得过了，家人还是穿粗布、吃粗饭，惹得自家

子孙都在讥笑他：

不管你怎样说，他仍然不改旧家风，“居安思危”、“勤俭持家”已深印脑海了。

五、不卑不亢对权贵

1 学警冲突

民国十三年我考入了满蒙私立小学校高级班，当时高级只有顺序排下来的第九、十、十一三个班。我在十一班是一年级。常听上两个班级的同学讲究前二年的毕业生，曾打过巡警。起因是：

当年春旱严重，群众求雨多日不得，民有饥色，忧心忡忡。幸喜一日，天降甘霖，旱情得除，人心乃大快。老百姓们聚议，高搭席棚，演戏酬神。远乡近屯的农民相继乘大车来县看戏，台下立即挤满了大车，老妈妈、少闺女、小媳妇，站、坐于大车之上，张着雨旱伞来遮阳光，车前至戏台之间的那块地上，早已站满了人。台之东西搭有“看台”，人群把这个台口围得水泄不通。

戏正唱到热闹中间，忽然传出一片嘶骂喊打之声，几处笛鸣，夹着孩子哭，婆娘叫，紊乱已极！台上的大轴戏停演了，出来一个小丑扮演“花子拾金”来应付场面。

过不多时，就有几个好奇的人，走过传递消息说：

“一个老头被巡警打了，说是偷人家东西了，也有人说他在队里来回串，可能调戏人家妇女了……。可是有一群学生不服，他们质问巡警为什么打人？巡警狗急了，把学生们也打了。吹口笛是巡警们要集合人……。

“那被打的老头是谁？”

“听说老头是公立满蒙校的校长？”

“校长能偷东西、调戏民女吗？”

“戏台皆在我们学堂南墙外，唱大戏锣鼓喧天根本不能上课，学校索性放了几天假。事前校长向学生们讲过：你们放假要守校规，不准打仗斗殴，不准自己乱花钱，上看台，不吃零嘴，不摆阔少作风……。纪校长说完话还是不放心，便亲自来到了戏台下查看他的学生，因年老体弱，不敢去台前拥挤，只得在大车之间，找空隙向两边看台上查看，因此惹起巡警老爷的不满，便进前申斥了校长。校长没有理睬这些。巡警一看便怒气冲冲地打了老师一枪把，把老人打个倒仰。校长起来一喊：“巡警为何打人，你叫什么名字？……”。学生一见自己的老师无故挨了打，都红了眼，定要与巡警狗斗个高低。於是顾不了礼貌了，便把附近的卖炸糕的，炸大果子的木料、柳条子拿起来去冲锋。双方都有受微伤的，巡警已把人调回去了，老师也不叫学生再去打了。

学生要求巡警赔偿名誉，公开道歉！否则绝不罢休！……。

次日早，一群学生来到了校楼下，问候老师身体可安。都忿忿不平地要老师出这口气。正在大家商讨办法之时，忽见由外走来两名警官，一前一后，前者腰挎着警刀，有人说这是局长，后者是巡官，手提着两个果品匣子。两人直到校长室，校长正在洗脸，忙着让坐。警官们先来个立正举手礼，然后自报职称，姓名，并向校长抱歉地说：“我局弟兄有眼无珠，不识泰山，竟然对老夫子无理，都是失职教管不严，现在特来向校长请罪，望乞宽恕！”

校长说：“我们文人爱动口，你们武人爱动手。我们有事愿商议，你们遇事好生气。我去看学生是为进行学校教育，你派来巡警是为维持社会秩序，咱们职务不同，目的一致——都是为国为民。希望今后各自加强教育，不要搞乱社

会秩序，伤害百姓利益。一场冲突，影响极坏，希今后共勉之！”警官道：“老夫子所言极是，愿我学警好自处之！”语毕，再谢而去。

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了。

2、二次挡驾（纪素芬口述）：

伪满康德六、七年间的一天，我正坐在屋中看书，忽听有人敲打大门，出去一看，是个不相识的人。他头上戴着白孝帽，足穿白鞋，是个学子打扮。未待我问，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张承露，想见纪老师。”

“啊、你是张县长！”

“对啦，求你通报纪老夫子一声，我可以进去不？”

我回报了爷爷，听到的吩咐是：我今天身体不好，对不起，不能接见！我如实地把话转告给在外等着的张县长。可是他又说：“我是特来报丧的。家母死了，有事向老校长求教。再麻烦你一次向老先生讲明白！”第二次仍是不见。我只作了二次挡驾。

可是这位县长却顺口念着：你未说明白，待我去见。我挡不住驾了，只好看着他直入室内。

“鄙人是张承露，因母去世特向老夫子报个信。”说着前进一步便跪下磕个头。

爷爷忙道“快起来，坐下说话！”我今天身体不爽，未能迎接，失礼了。”

“家母病故，敢劳老夫子替我这不幸之子，给家母写一副挽联！”

“我现在精神不好，难于思考，请县长另找别人吧！”

“如果老夫子真不赏脸，承露实无脸面回见亲友。”

爷爷念其还有点孝心，便说道：“好吧，你明天派人来